



## 珍稀兰科植物新种 被命名为“宁波石豆兰”

至此，我市共有6种以“宁波”命名的植物

□记者 周科娜 文  
通讯员 林海伦 摄

昨天，从我市著名植物学专家、宁波市药检所主任中药师林海伦处传来好消息。由林海伦首次发现的兰科植物新品种“宁波石豆兰”的相关论文，在《浙江农林大学学报》2014年第六期上正式发表，该论文的题目是《中国兰科植物1新种——宁波石豆兰》。

这意味着，我市又发现了一种植物新种，同时，宁波也多了一种以“宁波”命名的新植物。

至此，我市共有6种以“宁波”命名的植物，除宁波石豆兰外，其他5种分别是宁波溲疏（拉丁种名为ningboense，虎耳草科）、宁波木犀（木犀科）、宁波木蓝（豆科）、宁波三角槭（槭树科，变种ningboense）和宁波金桔（芸香科）。



### 这是一种怎么样的植物？最初曾被认定为“毛药卷瓣兰”

记者了解到，新命名的宁波石豆兰的国际通用的拉丁学名为：Bulbophyllum ningboense G.Y.Li ex H.L.Lin X.P. Li, sp.Nov。

知道了植物新种的名称后，市民最感兴趣的是这种植物长什么样？从林海伦提供的照片上看到，宁波石豆兰是一种低矮的兰科植物，生长在土壤贫瘠的崖壁上，四周与它相伴的是苔藓。

宁波石豆兰的叶子呈革质，花朵呈金黄色，花蕊中的唇瓣呈橙红色，4朵小花组成1个紧凑的伞形花序，精致而美丽。

花序下部有一些豆子大小的假鳞茎，每个假鳞茎的顶端有一片椭圆形的翠绿色叶片，假鳞茎之间又有匍匐的根茎相连。

“这是一种石豆兰属的植物，因为石豆兰属的植物都生长在石壁上，假鳞茎又与豆子相似，因此得名。”

这从石豆兰在2012年下半年就被发现了。“当时，我在溪口镇宁波丹霞区域寻找野生铁皮石斛时，发现了这种石豆兰属的新植物。”林海伦说。由于长在近百米高的背阳面的崖壁上，人无法到达，借助望远镜，林海伦看清楚了这丛植物呈成片的生长状态。

从崖壁的顶部往下靠近，还是采不到标本样品，只能通过拍摄的照片来辨认，林海伦将其初步鉴定为《浙江植物志》没有收载，而《中国植物志》上有收载的石豆兰属的“毛药卷瓣兰”。据介绍，毛药卷瓣兰也是宁波境内首次发现的新记录品种。

### 今春多次探访推翻最初鉴定，鉴定植物必须要等花期

“虽然初步将它定义为毛药卷瓣兰，但总觉得不踏实。因为这种石豆兰的假鳞茎呈六棱或八棱状，这应该是种别的新奇种类。如果真正要确定一个物种的话，就必须要有花的特征才可以鉴定。”去年春天，由于错过了花期，今年春天时，林海伦关注起了石豆兰的花期。

今年4月初，当龙观乡崖壁上的毛药卷瓣兰大片开花时，林海伦特地又爬上那片崖壁去查看这一片石豆兰的开花情况。第一次，失望而归，“没有1朵花，连个花苞也没看见。”

林海伦分析说，没有开花有两种可能，一是它的花期还没有到；二是它的花期是到了，但今年不开花，比如经历了去年的长时间高温和干旱，有可能导致其不能正常开花。“我希望是前一种情况，花期有差异往往表明是不同

种类的植物，如果这种可能成立，或许我们宁波可以多一种珍稀兰科植物了。”

为了不错过这种石豆兰的花期，林海伦在接下来的1个多月时间里，每个星期都用望远镜去探望一次，终于在今年5月10日那天等到了它的开花期。林海伦再次冒着危险，爬上湿滑的崖壁，想方设法拔下几株开花的植株进行鉴定。

“要鉴定一种新植物，没有花或果是没法进行的。花或果作为植物的繁殖器官，里边蕴含了大量的形态学的信息，就像一个人的脸一样，最主要的身份信息都在花的结构里边。具有花果的植株标本就是一份完整标本，也就是全息标本。”林海伦说。

### 《中国植物志》上未找到答案，原来竟是从未被发现过的植物新种

有了完整的标本，还必须有相应的工具书。通常，《浙江植物志》是可以解决大部分的植物种类。比对后，这份标本显然是石豆兰属的植物，但与《浙江植物志》收载的4种石豆兰又明显不符。

于是，林海伦就在《中国植物志》上的石豆兰属的种类中查找比对。结果《中国植物志》上的石豆兰属共收载有98种和3种变种，同样无法搜寻到与之相对应的植物描

述。

“我初步认定这是一个新种。如果真的是新种的话，那意义就非同寻常了。在植物研究领域中能找到并发表新种，就像奥运会上拿到金牌。如果是珍稀植物的新种，那就是含金量极高的金牌了。目前，所有的兰科植物都被列为珍稀植物，那么，这种极为稀有的新种石豆兰更是宝中之宝了。”林海伦激动地说。

### 最终确定为新种，宁波又多了一种以“宁波”命名的植物

新种的最终确定，是极为复杂和严格的，只有国内最高级别的中科院植物研究所的兰科植物权威才有资格来认定。

在接下来的半年时间里，经过相关植物专家的层层申报和鉴定，最终这种新植物由林海伦亲自命名为“宁波石豆兰”，并在《浙江农林大学学报》2014年第六期上正式发表。这意味着，宁波又多了一种以“宁波”命名的植物，这在宁波植物史上有里程碑式的意义。

林海伦说，发现新种后，还需要将其以论文形式进行发表，只有正式在学报上发表了新种，才能被学术界所承认。

新种一旦发表，就能得到学术界的承认，也就是说对于这个物种来说，它已经走过了一整套复杂的程序，拥有了合法的学名地位。此后其他地方再发现这种植物，那也只能叫“宁波石豆兰”，这就是新种的命名的优先权。“比如宁波广泛分布的广东石豆兰，由于它最先在广东被发现并命名一样，我们不能叫别的名称了。”林海伦说。